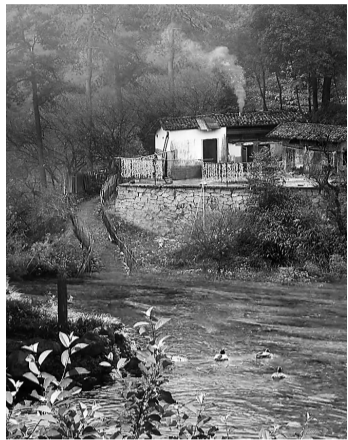


欢天喜地闹元宵

■尚庆海

记得儿时过元宵节,整个村子就会变成欢乐的海洋。大人小孩穿着新衣服,戴着新帽子,三五成群走到街上。年轻人搀着老年人,父母脖子上架着孩子,个个脸上喜气洋洋,欢乐开怀。

街上卖气球、糖人的小摊子前挤满了人,欢天喜地的孩子们手里举着压



岁钱,买好吃的、好玩的。只听锣鼓一响,人们都朝着一个方向张望,摊子前面的孩子一哄而散,弓着腰、侧着身子挤到大人前面,叽叽喳喳等着好戏上演。

锣鼓开道,彩旗飘扬,聚集在一起的大人小孩自觉分散在街道两边。最先走来的是脸颊擦着大红胭脂,口红只涂嘴唇中间一点的媒婆。只见她左手摇着蒲扇,右手握着加长杆旱烟袋,左摇右摆,迈着夸张搞笑的步伐,还不时对两边的人们挤眉弄眼。诙谐的举止惹得人们哈哈大笑。

媒婆后面紧跟着两只大狮子,摇头摆尾、翻腾跳跃,好不精彩。一只狮子后腿猛然蹬地,腾空一跃,直立行走。另一只见状也不甘示弱,猛地一个前扑,足足跃出两三米,落地打一个滚,站起来对着两边围观的人们摇头示好。

当然,表演中最精彩的莫过于踩高跷了。虽然演员们穿着戏服,脸上涂着浓重的油彩,但一出场,我们还是能认出来谁是谁。他们踩着高跷,表演着各自的动作,惟妙惟肖。刘叔是村里踩

人生感悟

高跷的高手,每年都会带给大家惊喜。忽然刘叔来了一个大劈叉,惊得人们张大嘴巴,发出一声惊叫。人们的嘴巴还没有合拢,他身子一扭,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又稳稳地站了起来。

猪八戒背媳妇的故事妇孺皆知。猪八戒是一位身材敦实的大婶扮演的,新媳妇则由一位身材瘦小的老汉反串。两人一亮相,巨大的反差感让人们瞬间笑出泪花来。

阵势最大的,也让人们最欢乐的是扭秧歌。人们腰上系上一根红绸子就开始扭起来,男女老少都可以参与其中。大家尽情地扭,尽情地笑,欢天喜地,其乐融融。

热闹欢腾了一天的人们晚上继续狂欢,放鞭炮、赏花灯。烟花缤纷,灯火辉煌,鞭炮噼啪作响,清脆悦耳、欢乐喜庆,大街小巷到处流光溢彩,宛如人间天堂。

元宵节是年的压轴大戏。载歌载舞、欢欢乐乐闹元宵,是儿时每年最期盼的,如今这已成为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。

烟火人间

炊烟可亲

■管淑平

小村静谧,炊烟可亲。母亲永远是围着一方灶台,不停地忙活着一桌好饭。她头上零零散散的白发,脸上几道如水波一样的皱纹,是母亲所走过的岁月印下的痕迹。

记得童年时,我最喜欢安安静静地坐在柴屋的火塘前,将柴火送入火塘。小小的火塘,散发着清香的草木气息。火塘里的火明晃晃的,不一会儿,我的身体也暖烘烘的。

母亲就站在烟熏火燎的灶台前,专心地为全家人做着一桌可口的饭菜。我可以清晰地听见案板上切菜的声音。我知道,母亲在做一碗地道的小面,色香味俱佳。麻辣鲜香的小面,带着一种人们对生活朴素的热闹与情感。

身体暖和了,一时之间变得无聊起来。于是,我便溜出了门,跑到院里。高高的柏树正擎着一身苍劲的绿色,于漫漫冬日里守卫着我们的家。屋顶的瓦片,是一种黛青色,那些机灵的缕缕炊烟,准能想方设法地从瓦片的缝隙里钻出来,慢慢悠悠地飘散在空气里。

炊烟,是农村的灵魂,是农家人的小伙伴。炊烟是带着饭菜香味的,如一片白雾似的,慢慢从屋顶升起,慢慢地弥漫在空气里,慢慢地飘到了我们的鼻子里。那种味道,熟悉又幸福。

冬日里,母亲时常一个人背着背篓,爬到山坡上拾柴火。山坡斜而陡峭,在远处只能望见那些杂乱无章的树木和一些发白的岩石裸露在外面。山坡原来是没有小路的,但是人们总有办法,用柴刀砍去疯长在石壁上的葛藤,慢慢地摸索出了一条窄窄的山路。母亲就是这样的山路上,将一捆捆柴火背了回来。

那些熟悉的木柴和秸秆被送入了火塘里,然后又消失在我的面前,化成了一缕缕炊烟,既神奇也浪漫。

离开农村后,再也见不到炊烟了。生活在小城,我每天忙碌地工作,都很少做饭。饥饿时我就用快餐应付一下,以至于身体也多多少少有些小毛病。

城里,是没有炊烟的,也没有农村小小的柴屋和泥土小灶。那种带着饭菜香味的炊烟,带着母亲满满关爱的炊烟,也远远地、静静地留在了童年,像一种烙印,总是愈发想念。



投稿请发邮件至:czwbsw@sina.com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花开诗旅

元宵月色

■彭胜发

元宵的月亮
悬在热闹与寂静之间
街灯与星辰
争相为它加冕

熙熙攘攘的人群中
你我抬头
看见了同一个月亮
那银盘似的脸庞
似乎在微笑,又似乎在惆怅

它洒下如水的光芒
照亮了孩童手中的花灯
也照亮了恋人紧握的手
夜空中
它是最亮的星,也是最温暖的灯

元宵的月色
是诗,是歌,是梦
它照亮了夜晚
也温暖了心房

雪之回眸

■张蓉

北风卷地的干冷骤然来临,暮霭沉沉的天空昭示着“晚来天欲雪”。静等了许久,我们终于在校园内迎来了这场阔别已久的瑞雪。

细小的冰晶如纷纷飞花,洋洋洒洒地飘落了一天一夜。教室里翘首以盼的“精豆们”怀着激动的心情。每当静悄悄的走廊里响起铃声,那年轻的身影,便跨过桌椅,夺门而出。校园里四处都是踏雪欢笑的快乐。

又一阵铃声传来,雀跃的心情平静下来。高耸的青松如圣洁的白塔静静地守护着逸夫教学楼。不远处的甬路上,梧桐叶“戴”上了一顶顶“白毡帽”。雪落得厚的地方徒留琼枝玉叶,较薄的地方浅浅地露出个边儿,仿佛帽檐镶嵌了一圈黄色的蕾丝。明媚的雪带来的柔情翩然而至,这黄白相间上演的是雪赠予大地的拥抱。

我刚走进教室,一双修长的手捧着蓬松的“白砂糖”,丝丝冰凉中晶莹剔透的光芒映着微微发红的指端,悄悄地递到我面前。他眼中闪着明媚的光亮,“老师,送给你”。面对这份突然而至的见面礼,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安置,担心它很快会消融在室内的暖流中。

我抬眼望见课桌上的一盆绿植,转头说着,“谢谢你!握紧握紧,攥成一个雪球,放到花盆里去,也给绿植一个雪的问候,一举多得

大千世界

啊”。学生笑呵呵地照我说的去做了,“还可以这样啊,学到了”。赠人“瑞雪”,手留余香。白雪是大自然送给万物的礼物,这份馈赠见者有份。

窗外的积雪经历了一夜的冰冻,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不小的挑战。为了守护大家的一路平安,轰轰烈烈的铲雪按班次开始了。人数众多,工具有限。8班的学生羡慕窗外已经投入战斗的班级。等待召唤的心情越发焦灼:“老师,守护校园,铲雪有我,快轮到我们的吧?”

我正想着该怎么安抚这股向往劳动的热情呢?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了好消息,“八班,铲雪啦!”在伟岸的塔松前,学生们接过一把把长铁锹,扛起一个个大扫帚,你争我抢地加入到铲除冰雪的劳动中。

红扑扑的脸上满是开心,处处可见的铲雪队伍好不热闹。“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。要知松高洁,待到雪化时”。劳动结束时,一群青年人吟诵着陈毅元帅的诗句,算是把雪的考验和青松的高洁融进雪中课堂最美的写照。

以往感叹古人拥有“逢山开路,遇水架桥”的智慧和勇气。如今,在一场漫天大雪的怀抱里,在灵动飞扬的青春里,孕育着“铲雪凿冰”的执着和坚韧,这何尝不是雪的另一份馈赠呢。

阔别已久,久别重逢,回眸感恩,源自雪的馈赠。

【逛灯会】

夜色沉寂,华灯初上。一家人趁着新年的气息到古城老街逛灯会。灯会上流光溢彩,独具特色。焕然一新的老街让人眼前一亮,清一色的仿古建筑,挂满了各种旗饰招牌。屋外人头攒动,屋内红火热闹,瞬间让人感受到了人间的烟火气。
——刘治军

【孩子的春天】

春回大地,宛如新生的世界开始走向热闹。看着孩子们欢乐的一举一动,仿佛看到他们正在一枝一蔓地舒展着生机。书桌上的盆栽郁郁葱葱,像一阵春风吹进心里,把我也唤醒了。
——邱杰超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讯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老屋】

走进乡间老屋,映入眼帘的是铺在屋顶上层层叠叠的瓦。那瓦片铺就的是乡村韵味,那袅袅升起的炊烟是我怀念的。屋下的喧嚣声连回家户户呼儿回家吃饭的声音,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,抹不去,忘不掉。
——桂孝树